

著 林语堂

The Works of Lin Yutang ■

张振玉译

【精装典藏新善本】

红牡丹

The Red Peony

林语堂最具情感深度的惊世之作



【精装典藏新善本】

红牡丹

The Red Peony

■

林语堂 著

张振玉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牡丹 / 林语堂著 ; 张振玉译. -- 南京 : 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14. 11

(含章文库 · 林语堂集)

ISBN 978-7-214-13987-0

I. ①红… II. ①林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04678号

书 名 红牡丹

著 者 林语堂

译 者 张振玉

责任编辑 刘 焱

装帧设计 李明宇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pph.com>
<http://jspph.taobao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mm × 1230 mm 1/32

印 张 12.5

字 数 324千字

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13987-0

定 价 28.00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本书纯属杜撰，人物情节全系虚拟。其中人物如与古今人物相似，
纯系偶合。

花儿半开半闭，
小停轻颤犹疑。
唇间微笑如梦里，
芳心谁属难知。

译者序

今年初春，汉译《京华烟云》毕。德华出版社蔡丰安兄又以林语堂先生英文本《红牡丹》（*The Red Peony*）之汉译相托。林氏英著小说《中国传奇小说》、《武则天正传》、《京华烟云》（*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, Lady Wu, Moment in Peking*）三部译毕后，林著小说之文字与内容，已觉顺手，更以独居寂寥，落寞寡趣，乃允汉译，亦聊以破闷，遣此大无可奈何之日也。自春末至炎暑，历时约三月译毕，虽亦时译时辍，课余之暇，多萃于斯。原书四百页，汉译稿五百余页，约三十万字。

《京华烟云》为林语堂先生之大手笔，人物多，场面大，气魄雄，正如长江万里图。《红牡丹》则人物极少，其中以牡丹为唯一之主角，梁孟嘉、安德年、白薇、素馨为副。故全书笔墨百分之九十以上，几尽集中于牡丹一人之描绘。全书以牡丹婚姻不幸丧夫后之祭礼始。继因性之需求，情之苦闷，交相煎迫之下，数度追求男人。先与堂兄孟嘉相

爱，继与婚前相识之情人金竹绝情。后偕妹素馨随同堂兄孟嘉由杭赴京。因嫌堂兄过于斯文儒雅，乃私恋拳术家傅南涛。南涛因伤妻致死入狱。得初恋爱人金竹病重消息，牡丹乃与堂兄不欢而别，南返杭州。在自津至沪轮船中，又与同船一大学生谈爱同眠。返抵杭州，旧情人金竹已病入膏肓，牡丹虽痴情以自京带来之上等药物相救，终以药石无灵，金竹终含恨而逝。开吊之日，牡丹亲至金宅抚棺恸哭，为金竹妻窥破，揪打纷乱中，牡丹逃去，此项新闻，随即传遍全城，《红牡丹》谣亦流行于茶楼酒肆中。牡丹于失望中与杭州诗人安德年相遇，颇似文君相如，又一番热恋，几至私奔上海。安德年旋遭子丧，妻悲痛万分。德年与牡丹不忍陷妻于绝境，乃斩断情丝，毅然分手。牡丹芳心欲碎，胆裂神摧，乃归真返璞，扫尽铅华，隐居小镇，教书为业，孰料竟为盐商绑架。孟嘉托青红帮大哥探听，知牡丹被隐匿于长江口一小岛。孟嘉又求江苏巡抚派海军前往援救。德年孟嘉二旧情人皆随船往救，牡丹始逃离匪窟。牡丹历经风险，厌倦人生。时妹素馨已嫁堂兄孟嘉，乃随孟嘉返京。时南涛已刑满出狱，与牡丹又相见，遂约定成婚。本书以牡丹修书邀至友白薇夫妇北上观礼作结。

林语堂先生的思想是道家思想，道家的思想也就是自然主义的思想，离儒家思想距离甚远，离孔子以后经宋儒理学家歪曲的儒家思想更远。孟子主性善，而宋儒却将天理与人性列为互相矛盾之二物，清人戴东原已表示反对。本书写寡妇牡丹，纯系自然主义之写法，性的冲动，情之需求，皆人性之本然，不当以违背道德而强行压抑之，本书之主题似乎即在于是。此种见解，今日恐仍难免为社会上一部分人所反对。

文学中写情写性，自古已然，而中西皆然。然卫道之士，与重文学反映人生之士，自然成为二派，亦古今中外无殊。故英国D. H. Lawrence之*Lady Chatterley's Lover*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），在英国亦有删节本，中国之《金瓶梅词话》在中国亦有删节本，《醒世姻缘》今日可见之版本亦系删节本。《红牡丹》中作者之写情写性，若与中

国之旧小说与近五十年来之新文艺小说内之写情写性互相比较，皆超越前人。《金瓶梅》之写性只是干燥之说明叙述，而《红牡丹》之写性则侧重在气氛之烘托与渲染，民国近五十年来之新小说作家，绝无人如此大胆，无人敢以如此多的笔墨从事热辣辣之性的描写。林语堂先生之敢于如此运用笔墨，推其缘故，主要原因，本书原系英文著作而在英国出版，当时为一九六一年，与西方道德气温或人生观较为接近之故。书中对爱情之含义颇多隽永妙语，启人深思，可做“爱经”读，若谓有启聵振聵之功，亦无不可。

文学既非历史，故非如照相录音，亦即其理想成分，必不可免。本书之理想成分尤多，读者不难见出。如若水与白薇之隐居于富春江畔，诗情画意，恩爱神仙，人间能有几对！牡丹之美，人间能有几人！然想象却不可背乎真情实况，否则便有与真实不谐调处。仅就译者所知，本书中有数项细节，颇觉其背乎情理。第一，清末女人坐茶馆，在北京似不可能，因在民国十几年，尚不记得曾经见过。第二，跑江湖卖艺人虽有俚戏玩笑，只是拿自己人挖苦损骂，绝不敢向女客稍涉不敬，本书中牡丹在天桥观看打拳，打拳人傅南涛竟敢向牡丹唱曲调笑，既绝不可能，亦使人极为厌恶，译者将此部分之小调略而未译。低级社会亦有其传统道德，并非纯然自由狂放。第三，天桥盲目关外大汉绝无唱《王昭君》之理，译者亦略去歌名，未予译出。第四，傅南涛一粗壮汉子竟练道家之太极拳与外行人牡丹看，林先生且数度称练时刚猛用力，不但气氛矛盾，且与以柔为主之太极拳理大为不合。傅南涛若练花拳绣腿之少林，或六合，或醉八仙，或螳螂，或咏春，皆无不可。此恐系林先生或对中国低级社会颇少观察，对中国武术不甚熟悉之故。又因写女人腿美，而令牡丹穿瘦而露出玉腿之美的马裤，在清末民初，亦不甚可能。至于清末江苏有无女浴室供牡丹前去洗澡，非译者所知，不敢妄论。

以上数项，非本书要点，即便错误，亦无关紧要，瑕不掩瑜，不足为原著病也。

原著故事年代在清末光绪年间，故事中数封书信皆以浅显文言译出，以符合背景时代。诗、歌谣、对联皆求其形似，俱求平易，不尚艰涩，招致译文生硬古怪之“当……时”、“假若”、“地”、“底”、“它们”、“被”、“些”、“着”、“有着”、“和”等词，全尽量避免。“假若明天，”她说，“她自杀身死……”此等腰斩两截的洋句法，未敢盲目崇洋，随俗采用。以上各点，全与过去译《武则天正传》、《中国传奇小说》、《京华烟云》时，同为译者所不取，严以自律，以求文字通顺自然。

黄肇珩女士在《林语堂先生的写作生活》一文中，曾有下面一段文字：

八部小说中，最香艳的，算廿五年前出版的*The Red Peony*（红牡丹），这部描述清末一个中国妇人大胆寻求爱情的故事。其中有一二段描写男女关系，非常露骨。林语堂说，在外国这些描写是很寻常而无所谓。如果译成中文，恐怕就要删除。

（见《无所不谈集》，七八一页）

但是，我翻译时，却将那若干段都忠实译出，丝毫未曾删减。一则表示尊重原作，二则尊重原著作者林先生，三则仰体孔夫子删诗不删《关雎》之意，四则……欲语还休吧。

张振玉记

1977年11月于燕庐寓所

目 录

红
牡
丹

译者序

上卷 001

/第一章/ 002

/第二章/ 016

/第三章/ 027

/第四章/ 041

/第五章/ 059

/第六章/ 070

/第七章/ 088

/第八章/ 095

/第九章/ 115

/第十章/ 127

/第十一章/ 136

/第十二章/ 146

/第十三章/ 160

/第十四章/ 170

下卷 185

/第十五章/ 186

/第十六章/ 205

/第十七章/ 225

/第十八章/ 234

/第十九章/ 245

/第二十章/ 256

/第二十一章/ 266

/第二十二章/ 278

/第二十三章/ 291

/第二十四章/ 301

/第二十五章/ 308

/第二十六章/ 319

/第二十七章/ 330

/第二十八章/ 337

/第二十九章/ 350

/第三十章/ 362

/第三十一章/ 371

/第三十二章/ 380

上卷

/第一章/

费庭炎，生前任高邮盐务司的主任秘书。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，那天他的丧礼举行开吊，生前的友好前来吊祭；每个人都在乌黑的灵柩前深深地三鞠躬，然后脚尖点着地，轻轻走开——男人到一边去，女人到另一边去。这个丧事先潦草办，也是家里的朋友匆忙之间准备的，因为随后要将灵柩运回原籍安葬。

那天又潮又热，令人极不舒服。四五十个人，男女老幼，拥挤在费家的小院子里。那是一所租来住的旧房子，屋里顶棚并没有裱糊，露着房梁椽子，也没有上油漆。那些朋友，以前大都没来过，现在看见这栋房子，对费秘书夫妇住得这样简陋，颇感意外，因为费庭炎家是嘉兴的富户，是上海以下湖泊地区的大地主。他书房里陈设得疏疏朗朗，萧然四壁，虽然杂乱无章，也有几分文人高雅之致。他生前，在今天来的朋友中是有几个来此聚过的。屋子内两个有窗棂的窗子，原来的红漆业已褪色，看来黯然而无光，有的地方龟裂成纹，窗外的光线本来就嫌不足，现在低声细语的客人来往行动，人影幢幢，屋里就显得更为阴暗了。有的女客留意到窗角儿上有蜘蛛网，知道这位新寡的文君，不是个勤快的主妇。

费庭炎的同事，有好多是由于好奇心而来，要来看看这位青春的寡妇，因为主任秘书的这位妻子貌美多姿，已然闻之久矣。他们知道，今

天这位漂亮夫人会出现，会站在灵柩之旁，向来此吊祭的客人答礼。

这个哀伤的祭奠，使人人心中感到不安，因为情形总是不太对。在肃穆丧事的气氛和看来令人惧怕的棺木，与半为丧帽垂掩的青春寡妇雪白细嫩的面庞之间，存有强烈的矛盾。她戴着尖尖的粗白布帽子，身子罩在宽大的粗白布孝袍子里，她真像一个活人做成的祭品。她那犹如皎洁秋月的脸露出了一半，眼毛黑而长，鼻子挺直，浓郁美好的双唇，端正的下巴，在屋子那一端，在供桌上一对素烛摇晃不定阴森可怕的光亮中，隐约可见。她粉颈低垂，仿佛对这件丧事以后的安排，表示无言的抗议。大家都知道这位寡妇才二十二岁，在当年上流的名教传统里，读书人的遗孀，或上流社会富有之家的寡妇，按理是不应当再嫁的。

那些男人，对这个年轻的寡妇是不胜其同情之意的，觉得她那么年轻，那么美，牺牲得太可惜。那些男人，大部分是盐务司的官员。他们大都已然婚配，这天带着太太孩子们来的，心里各有用意。有的为了人情应酬，有的是觉得在这场猖獗的霍乱之中，同事暴病死亡，心中着实惊惧。那些低级员司也来祭奠，本来不喜欢他们那位傲慢无礼颐指气使的同事，但因盐务使命令他们给这位寡妇捐一大笔钱，聊尽同仁的袍泽之义，其实低级员司们拿出这笔钱已感吃力，而这个家道富有的丧家并不需要。那些官员之中，有一个人正在等着他的家眷在一个月后自原籍前来，并且已经租妥了房子，正打算买一张讲究的铜床和几件红木家具，心里知道这位寡妇是要走的，他可以出低价买下那批家具。

薛盐务使，身体高大，眉目清秀，深深觉得在棺材店都快把货卖光之时，凭了他的势力，能买到一个质料那么好的棺材，实在脸上有光彩。他打算亲眼看见人人赞美那口棺材，自己好感到得意，所以他故意放出风声，说未亡人年轻貌美，楚楚动人。

盐务司对这位年轻寡妇总算是尽力而为了，因为丧家没有一人出来，就办了丧事。家里派了一个老家人帮助运灵还乡。但是这个老家人连升是半个聋子，又不懂当地的官话，完全派不上用场。

依礼，丧家需要有个人站在灵柩旁边，向祭奠的人还礼，即使一个儿童也未尝不可。但是费太太没有儿女，只好她自己站在棺材后面，披着麻布孝衣，着实可怜。她的腿移动之时，硬硬的麻布孝衣也就因移动而窸窣作响。可以看得出来，她那浓密睫毛后面的眸子，时时闪亮，似乎是心神不安。有时，她向上扫一眼，对眼前来吊祭的客人似乎是视而不见，因为她正在茫然出神，对当时的事情是一副漠然、无关轻重的神气。她前额上的汗珠则闪闪发亮。她的眼睛干涩无光。她既不号啕大哭，也不用鼻子抽噎，按说，她是应当这样子才合乎礼俗。

来客之中，好多人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形。她怎么敢不哭呢！按照习俗来说，丈夫的丧礼上，做妻子的既不落泪，又无悲戚之状，当然使人吃惊。她除去鞠躬还礼之外，便再无所为，这个再无所为，是有目共睹的，所以遵规矩守礼法的人，看来都觉得颇可厌恶。就犹如看见人燃放炮竹，点了之后，即寂然无声，并不爆炸一样。

有的男客已经退回到东厢房，东厢房正对着前面的庭院。大家在那儿谈论当前的事，倒谈得津津有味。

一个年长的男人说：“你想，老费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太太，还去各处乱嫖！”

“这种事谁敢说？你看见她那两个眼睛了没有？那么深，那么晶亮，那么滴溜乱转。真是水性杨花。男人死了她才不难受呢。”

“我看见了。那对眼睛那么美，那么多情！我敢说，她一定会再嫁的。”

另一个同事听了很烦恼，他说：“住嘴吧！咱们凭什么妄论是非？总而言之，现在闹瘟疫。我知道庭炎有两个哥哥。他们老头儿自己不来，也应当派一个儿子来，不应当让这个年轻的妇道人家自己办这些事情啊。”

一个瘦小枯干穿着长及脚面的长衫的男人说：“连抽抽噎噎的小声儿哭都不肯。”

这时一个六十几岁说话温和的老先生，方脸盘儿，带着牛角框儿水晶眼镜，他说：“不应当让她一直站在灵旁还礼，她不能老这么站几个钟头哇。”他是学校的王老师，也是费家的邻居。他唇髭渐白，颌下胡须稀疏而微黄。在这令人肃然起敬的年龄，他也以读书人之身深为人所尊敬。他手里两尺长的旱烟袋，并没有点着，只是在手里拿着玩弄而已。

薛盐务使，用他那很重的安徽口音也插嘴说话，他那浓密的黑胡子，随着他说话也分明地移动。他说：“我想今天除去咱们司的同事之外，没有多少外来人。咱们若不说什么，人家也不会说的。并且，她哭不哭，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至于运灵一事，我已经派我外甥来帮忙。不会有人说咱们司里不尽心尽力的。”

一个团团脸的年轻人，用鼻子轻轻哼了一声说：“好啦，总而言之，像您所说的一样，瘟疫流行啊。有什么办法！”他又向王老师说：

“他们家也用不着这么胆小。应当派一个哥哥来。办丧事总要像办丧事的样子。”

“当然了，他们应当在老家正式办这件丧事。他们只是想把灵柩运回去。其实他们应当为这个寡妇想一想。她这么年轻。”

“她今年多大？”

王老师回答说：“二十二岁。”

“他们结婚几年了？”

“我内人告诉我，才两三年。两人并不怎么和美。算了，这与咱们毫不相干的。”王老师很小心地结束了这个问题。

这时王老师的太太过来，在丈夫耳边低声说话。这位太太方脸盘儿，五十几岁，上嘴唇长，不管到什么地方，总是带着一团和气从容，使别人心情愉快。

她说：“若是再没有什么客人来，咱们就让费太太到后头歇息去吧。现在差不多快到晌午了。一个女人站几个钟头，可不是开玩笑。又没有人能跟她替换一会儿。诸位先生，也体谅一下人家吧。”

王老师站起来，走到高个子的盐务使大人跟前说：“大人，这也不是什么大典礼。客去主人安，咱们不用等着吃面了。怎么有心情吃东西呢？大家心里都不好受。您说一句话，大家就都走了，叫费太太也歇一歇吧。”

薛盐务使转来转去的眼睛紧皱了一下，这表示，虽然他名声不佳，人人皆知，只要与女人相关之处，他也不是不懂怜香惜玉的。

他用喉音说：“当然，你的话很对。”

他又进入中厅，这就是向大家示意。他没说什么，只是眼神一表示。每个人都看见了，也会意了。他外甥刘佑，刚才一直登记礼品奠仪，现在从靠近门口的桌子那儿站起来，合上了账簿。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走到灵前——行礼告别；都默默鞠躬为礼，脸色凝重，轻轻走出门去。

薛盐务使在灵柩旁边多徘徊了一下，用手指头的关节叩了叩棺材，听了听坚硬的声音，脸上流露出得意的神气。

他自己低声赞美道：“这么好的木头！”

在这个当口，年轻貌美的费庭炎的遗孀抬起了头，显然是轻松下来，不过一双眸子里，仍然似乎是有满腹的心事。客人走了之后，王老师仍然留下未去。他太太负责准备了简单的汤面、馒头，作为午饭，现在正帮着办理礼俗上该办的事。即使盐务司这些公事关系的朋友已经离去，还有街坊邻居来吊祭的，所以也需要按着礼俗办，不能稍有疏忽。凡是带有礼品来的，都要送给人家馒头，等于是回礼。类似这些琐事，都得要女人照顾。

费太太内心非常感激。王老师王师母是住在街的那一头。费太太，年岁轻，过去觉得寂寞无聊时，常到王家去和孩子们玩，她很喜爱王家的孩子。其实，费太太对王家，不论是王老师，或是他太太，都算不上真正知己；但是现在费家突遭不幸，大祸临头，极需要帮着办这件繁杂又涉及外面人情应酬的丧事。这对夫妇突然光临，万分同情，伸出援手，正是费太太所急需需要的。

王师母引领她到了里间屋，她对王师母仅仅说了一句：“多谢您。”而且不够热诚。她说这话时，甚至连抬头望一下都没有。说话